

儒

林

外

史

儒林外史序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數百子種而
三國志西遊記水滸傳及金瓶梅
演義世稱四大奇書人々樂得而觀
之余竊有疑焉稗官為史之支流
善談稗官者可進于史故其為書

六必善、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
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西
遊元畧荒渺茫者謂為談道之書
所云意馬心猿金公木母大抵心即
是佛之旨予弗敢去三國不啻合
正史而就中魏晉代禪依樣葫蘆

天道循環可為纂弒者鑒其他寫與
吳所以廢興存亡之故亦具可費人
深省予何敢厚非至水滸金瓶梅
海盜涉淫久干例禁乃言者津津
誇其章法之奇用筆之妙且謂
其摹寫人物事故即家常日用

米鹽瑣屑皆名宦神盡相畫
工化工合為一手從來稗官無有
出其右者嗚乎其未見儒林外史
一書乎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
列也曰儒林迴炙元露荒渺之談
也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王骨

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
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
托無辜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
看破耻笑者終乃以辟却功名富
貴品地竄上一層為中流砥柱篇
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

性情心術一以所現帝上讀之者無
訖是何人無不可取以自鏡傳之
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
之逸志是書有焉甚矣有水滸堂
瓶梅之筆之才而作若水滸堂瓶
梅之跋為風俗人心之害也則與其

讀水滸金瓶梅無寧讀儒林外史
世有善讀稗官者當不河漢予言
也夫

乾隆元年春二月閑齋老人序

儒林外史全傳目錄

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第三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第四回

薦亡齋和尚喫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第六回

鄉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第九回

婁公子損金贖朋友 劉守脩冒姓打船家

第十回

魯翰林憐才擇婿 蘧公孫富室招親

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客虛設人頭會

第十三回

蘧駝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疎財

第十四回

蘧公孫書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第十五回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

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第二十一回

昌姓字小子求名
念親戚老夫卧病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
愛交遊雪齋留客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嘆老景寡婦尋夫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陞官哭友

倪廷璽喪父娶妻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第二十八回

季葦蕭揚州入贅

蕭金鉉白下選書

第二十九回

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納姬

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流大醉高朋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婦遊山

遲衡山朋友議禮

第三十四回

議禮樂名流訪友

脩弓旌天子招賢

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第三十六回

常熟縣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士主祭

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狹路逢讐

第三十九回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第四十一回

莊濯江話舊秦淮河

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說科場

家人苗疆報信息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將軍血戰

歌舞地酋長劫營

第四十四回

湯總鎮成功歸故鄉

余明經把酒問墓事

第四十五回

敦友誼代兄受過

講堪輿回家葬親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人餞別

五河縣勢利薰心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閣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泰伯祠遺賢感舊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昌占鳳皇池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真意氣代友求名

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第五十五回

潞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尚書奉旨承祭

儒林外史第一回

說楔子數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岐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
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功名富貴無憑
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濁酒三杯沈醉去水
流花謝知何處這一首詞也是個老生常談不
過說人生富貴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見
了功名便捨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後味
同嚼蠟自古及今那一個是看得破的雖然如

此說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個欽崎磊落的人
這人姓王名冕在諸暨縣鄉村裏住七歲上死
了父親他母親做些針指供給他到村學堂裏
去讀書看看三個年頭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
喚他到面前來說道兒阿不是我有心想耽誤
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只有出
去的沒有進來的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
舊衣服和些舊傢伙當的當了賣的賣了只靠
著我替人家做些針指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

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僱在間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幾錢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喫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著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當夜商議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間壁秦老家秦老留著他母子兩個喫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著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的

牛都在那裡打睡又有幾十夥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上飲水小哥你只在這一帶頑耍不必遠去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每日早上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吃只是百事勤謹些休嫌怠慢他母親謝了攪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整理衣服口裏說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王冕應諾母親含着兩眼眼淚去了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到

黃昏回家跟着母親歇宿或遇秦家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喫他便拏塊荷葉包了來家遞與母親每日點心錢他也不買了喫聚到一兩個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闖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彈指又過了三四年王冕看書心下也著實明白了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著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著白雲漸漸散去透

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上山青
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
的尤其綠得可愛湖裡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
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王冕看了一
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
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
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
事我何不自畫他幾枝正存想間只見遠遠的
一個夯漢挑了一担食盒來手裏提着一瓶酒

食盒上掛著一塊毡條來到柳樹下將氈鋪了
食盒打開那邊走過三個人來頭帶方巾一个
穿寶藍夾紗直綴兩人穿元色直綴都有四五
十歲光景手搖白紙扇緩步而來那穿寶藍直
綴的是个胖子來到樹下尊那穿元色的一个
鬍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對席他想着
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來斟吃了一回那胖子
開口道危老先生回來了新買了住宅比京裏
鐘樓街的房子還大些值得二千兩銀子因老

先生要買房主人讓了幾十兩銀賣了圖個名望體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縣父母都親自到門來賀留著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個不敬那瘦子道縣尊是壬午舉人乃危老先生門生這是該來賀的那胖子道做親家也是危老先生門生而今在河南做知縣前日小婿來家帶二斤乾鹿肉來見惠這一盤就是了這一回小婿再去托做親家寫一封字來去晉謁晉謁危老先生他若肯下鄉回拜也免得這些

鄉戶人家放了驢和猪在你我田裏吃糧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學者了那鬍子說道聽見前日出京時皇上親自送出城外攜著手走了十幾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辭了方纔上轎回去看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說个不了王冕見天色晚了牽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只

多著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纔從湖裏
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拏
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好西孝敬母
親一傳兩兩傳三諸暨一縣都曉得是一個畫
沒骨花卉的名筆爭著來買到了十七八歲不
在秦家了每日畫幾筆畫讀古人的詩文漸漸
不愁衣食母親心裏歡喜這王冕天性聰明年
紀不滿二十歲就把那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
學問無一不貫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

又不交納朋友終日閉戶讀書又在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遇著花明柳媚的時節把一乘牛車戴了母親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著鞭子口裏唱著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到處頑耍惹的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羣跟著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雖然務農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見他長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愛他時時和他親熱邀在草

堂裏坐著說話兒一日正和秦老坐著只見外
邊走進一個人來頭帶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
秦老迎接叙禮坐下這人姓翟是諸暨縣一個
頭役又是買辦因秦老的兒子秦大漢拜在他
名下叫他乾爺所以常時下鄉來看親家秦老
慌忙叫兒子烹茶殺雞煮肉款留他就要王冕
相陪彼此道過姓名那翟買辦道只位王相公
可就是會畫沒骨花的麼秦老道便是了親家
你怎得知道翟買辦道縣裏人那个不曉得因

前日本縣老爺吩咐要畫二十四副花卉冊頁
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聞有王相公的大
名故此一徑來尋親家今日有緣遇著王相公
是必費心大筆畫一畫在下半個月後下鄉來
取老爺少不得還有幾兩潤筆的銀子一併送
來秦老在傍著實撿掇王冕屈不過秦老的情
只得應諾了回家用心用意畫了二十四副花
卉都題了詩在上面翟頭役稟過了本官那知
縣時仁發出二十四兩銀子來翟買辦扣剋了

十二兩只拏十二兩銀子送與王冕將冊頁取去時知縣又辦了幾樣禮物送與危素作候問之禮危素受了禮物只把這本冊頁看了又看愛玩不忍釋手次日備了一席酒請時知縣來家致謝當下寒暄已畢酒過數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臺所惠冊頁花卉還是古人的呢還是現在人畫的時知縣不敢隱瞞便道這就是門生治下一个鄉下農民叫做王冕年紀也不甚大想是纔學畫幾筆難入老師的法眼危素歎

道我學生出門久了故鄉有如此賢士竟坐不知可爲慚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見識大是不同將來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臺可以約他來此相會一會麼時知縣道這個何難門生出去卽遣人相約他聽見老師相愛自然喜出望外了說罷辭了危素回到衙門差翟買辦持个侍生帖子去約王冕翟買辦飛奔下鄉到秦老家邀王冕過來一五一十向他說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動頭翁上覆縣主老爺說王冕乃

一介農夫不敢求見這尊帖也不敢領翟買辦
變了臉道老爺將帖請人誰敢不去況這件事
原是我照顧你的不然老爺如何得知你會畫
花論理見過老爺還該重重的謝我一謝纔是
如何走到這裡茶也不見你一杯却是推三阻
四不肯去見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覆得老
爺難道老爺一縣之主叫不動一個百姓麼王
冕道頭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爲了事老爺拏
票子傳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將帖來請原是不

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願去老爺也可以相諒
翟買辦道你這都說的是甚麼話票子傳着倒
要去帖子請着倒不去這不是不識抬舉了秦
老勸道王相公也罷老爺拿帖子請你自然是
好意你同親家去走一回罷自古道滅門的知
縣你和他拗些甚麼王冕道秦老爹頭翁不知
你是聽見我說過的不見那段干木泄柳的故
事麼我是不願去的翟買辦道你這是難題目
與我做叫拏甚麼話去回老爺秦老道這個果

然也是兩難。若要去時，王相公又不肯；若要不
去，親家又難回話。我如今倒有一法：親家回縣
裏，不要說王相公不肯，只說他抱病在家，不能
就來。一兩日間好了，就到翟買辦道：「害病。」句就
要取四鄰的甘結，彼此爭論了一番。秦老整治
晚飯與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問母親秤
了三錢二分銀子，送與翟買辦做差錢。方纔應
諾去了。回覆知縣，知縣心裏想道：「這小廝那裏
害甚麼病？想是翟家這奴才走下鄉狐假虎威。」

著實恐嚇了他一場他從來不曾見過官府的
人害怕不敢來了老師既把這個人託我我若
不把他就叫了來見老師也惹得老師笑我做
事疲軟我不如竟自己下鄉去拜他他看見賞
他臉面斷不是難爲他的意思自然大著胆見
我我就便帶了他來見老師却不是辦事勤敏
又想到一個堂堂縣令屈尊去拜一個鄉民惹
得衙役們笑話又想到老師前日口氣甚是敬
他老師敬他十分我就該敬他一百分況且屈

尊敬賢將來志書上少不得稱贊一篇這是萬古千年不朽的勾當有甚麼做不得當下定了主意次早傳齊轎夫也不用全副執事只帶八個紅黑帽夜役軍牢翟買辦扶著轎子一直下鄉來鄉里人聽見鑼響一个个扶老攜幼挨擠了看轎子來到王冕門首只見七八間草屋一扇白板門緊緊關著翟買辦搶上幾步忙去敲門敲了一會裏面一個婆婆拄着拐杖出來說道不在家了從清早晨牽牛出去飲水尙未回

來翟買辦道老爺親自在這裏傳你家兒子說話怎的慢條斯理快快說在那裏我好去傳那婆婆道其實不在家了不知在那裏說畢關著門進去了說話之間知縣轎子已到翟買辦跪在轎前稟道小的傳王冕不在家裏請老爺龍駕到公館裏畧坐一坐小的再去傳扶著轎子過王冕屋後來屋後橫七豎八幾稜窄田埂遠遠的一面大塘塘邊都栽滿了榆樹桑樹塘邊那一望無際的幾頃田地又有一坐山雖不甚

大却青葱樹木堆滿山上約有一里多路彼此
叫呼還聽得見知縣正走著遠遠的有個牧童
倒騎水牯牛從山嘴邊轉了過來翟買辦趕將
上去問道秦小二漢你看見你隔壁的王老大
牽了牛在那裏飲水哩小二道王大叔麼他在
二十里路外王家集親家家吃酒去了這牛就
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趕了來家翟買辦如此這
般稟了知縣知縣變著臉道既然如此不必進
公館了卽回衙門去罷時知縣此時心中十分

惱怒本要立即差人拏了王冕來責懲一番又
想恐怕危老師說他暴躁且忍口氣回去慢慢
向老師說明此人不中抬舉再處置他也不遲
知縣去了王冕並不會遠行即時走了來家泰
老過來抱怨他道你方纔也太執意了他是一
縣之主你怎的這樣怠慢他王冕道老爹請坐
我告訴你時知縣倚著危素的勢要在這裏酷
虐小民無所不爲這樣的人我爲甚麼要相與
他但他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說危素老羞

變怒恐要和我計較起來我如今辭別老爹收拾行李到別處去躲避幾時只是母親在家放心不下母親道我兒你歷年賣詩賣畫我也積聚下三五十兩銀子柴米不愁沒有我雖年老又無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時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難道官府來拏你的母親去不成秦老道這也說得有理況你埋沒在這鄉村鎮上雖有才學誰人是識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處或者走出些遇合來也不可知你尊堂家下大

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漢身上替你扶持便了
王冕拜謝了秦老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
肴來替王冕送行吃了半夜酒回去次日五更
王冕起來收拾行李吃了早飯恰好秦老也到
王冕拜辭了母親又拜了秦老兩拜母子洒淚
分手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行李秦老手提一個
小白燈籠直送出村口洒淚而別秦老手拿燈
籠站着看著他走走的望不著了方纔回去王
冕一路風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

徑來到山東濟南府地方這山東雖是近北省
分這會城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冕到了
此處盤費用盡了只得租个小菴門面屋賣卜
測字也畫兩張沒骨的花并貼在那裏賣與過
往的人每日問卜賣畫到也擠個不開彈指間
過了半年光景濟南府裏有幾個俗財主也愛
王冕的畫時常要買又自己不來遣幾個粗夯
小廝動不動大呼小叫鬧的王冕不得安穩王
冕心不耐煩就畫了一條大牛貼在那裏又題

幾句詩在上含着譏刺也怕從此有口舌正思量搬移一個地方那日清早纔坐在那裏只見許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過也有挑着鍋的也有羅担內挑着孩子的一個個面黃肌瘦衣裳襤褸過去一陣又是一陣把街上都塞滿了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錢的問其所以都是黃河沿上的州縣被河水決了田廬房舍盡行漂沒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覓食王冕見此光景過意不去歎了一口氣道河

水北流天下自此將大亂了我還在這裏做甚麼將些散碎銀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舊回家入了浙江境纔打聽得危素已還朝了時知縣也陞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見母親看見母親康健如常心中歡喜母親又向他說秦老許多好處他慌忙打開行李取出一匹繭紬一包耿餅拏過去拜謝了秦老秦老又備酒與他洗塵自此王冕依舊吟詩作畫奉養母親又過了六年母親老病卧床王冕百方延醫調治總

不見效一日母親吩咐王冕道我眼見得不濟
事了但這幾年來人都在我耳根前說你的學
問有了該勸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榮宗耀
祖的事我看見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
場況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禍來反爲不美
我兒可聽我的遺言將來娶妻生子守着我的
墳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閉王冕哭
着應諾他母親淹淹一息歸天去了王冕擗踊
哀號哭得那鄰舍之人無不落淚又虧秦老一

力幫襯制備衣衾棺槨王冕負上成墳三年苦
塊不必細說到了服闋之後不過一年有餘天
下就大亂了方國珍據了浙江張士誠據了蘇
州陳友諒據了湖廣都是些草竊的英雄只有
太祖皇帝起兵滁陽得了金陵立爲吳王乃是
王者之師提兵破了方國珍號令全浙鄉村鎮
市並無騷擾一日日中時分王冕正從母親墳
上拜歸回來只見十幾騎馬竟投他村裏來爲
頭一人頭戴武巾身穿團花戰袍白淨面皮三

絡髭鬚真有龍鳳之表那人到門首下了馬向
王冕施禮道動問一聲那裏是王冕先生家王
冕道小人王冕這裏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
甚妙特來晉謁吩咐從人都下了馬屯在外邊
把馬都繫在湖邊柳樹上那人獨和王冕攜手
進到屋裏分賓主施禮坐下王冕道不敢拜問
尊官尊姓大名因甚降臨這鄉僻所在那人道
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號滁陽王而今據有金
陵稱爲吳王的便是因平方國珍到此特來拜

訪先生王冕道鄉民肉眼不識原來就是王爺
但鄉民一介愚人怎敢勞王爺貴步吳王道孤
是一個粗鹵漢子今得見先生儒者氣像不覺
功利之見頓消孤在江南卽慕大名今來拜訪
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後何以能服其心王
冕道大王是高明遠見的不消鄉民多說若以
仁義服人何人不服豈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
浙人雖弱恐亦義不受辱不見方國珍麼吳王
歎息點頭稱善兩人促膝談到日暮那些從者

都帶有乾糧王冕自到厨下烙了一斤麵餅炒了一盤韭菜自捧出來陪著吳王吃了稱謝教誨上馬去了這日秦老進城回來問及此事王冕也不曾說就是吳王只說是軍中一个將官向年在山東相識的故此來看我一看說著就罷了不數年間吳王削平禍亂定鼎應天天下統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鄉村人各各安居樂業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進城裏回來向王冕道危老爺已自問了罪發在和州去了我帶

了一本邸抄來與你看王冕接過來看纔曉得
危素歸降之後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稱老
臣太祖大怒發往和州守余闕墓去了此一條
之後便是禮部議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
經四書八股文王冕指與秦老看道這個法却
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
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說著天色晚了下
來此時正是初夏天時乍熱秦老在打麥場上
放下一張卓子兩人小飲須臾東方月上照耀

得如同萬頃玻璃一般那些眠鷗宿鷺闐然無
聲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
道你看貫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話猶未了
忽然起一陣怪風刮的樹木都颼颼的響水面
上的禽鳥格格驚起了許多王冕同秦老嚇的
將衣袖蒙了臉少頃風聲略定睜眼看時只見
天上紛紛有百十个小星都墜向東南角上去
了王冕道天可憐見降下這一夥星君去維持
文運俄們是不及見了當夜收拾家伙各自歇

息自此以後時常有人傳說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徵聘王冕出來做官初時不在意裏後來漸漸說的多丁王冕並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連夜逃往會稽山中半年之後朝廷果然遣一員官捧著詔書帶領許多人將著綵緞表裡來到秦老門首見秦老八十多歲鬚鬢皓然手扶拄杖那官與他施禮秦老讓到草堂坐下那官問道王冕先生就在這莊上麼而今皇恩授他咨議參軍之職下官特地捧詔而來秦老

道他雖是這里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秦老
獻過了茶領那官員走到王冕家推開了門見
蠅蚋滿室蓬蒿滿徑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
咨嗟歎息了一回仍舊捧詔回旨去了王冕隱
居在會稽山中並不自言姓名後來得病去世
山鄰歛些錢財葬于會稽山下是年秦老亦壽
終於家可笑近來文人學士說著王冕都稱他
做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所以表
白一番這不過是個楔子下面還有正文

元人雜劇開卷率有楔子楔子者借他事以引起所記之事也然與本事毫不相涉則是庸手俗筆隨意填湊何以見筆墨之妙乎作者以史漢才作爲稗官觀楔子一卷全書之血脈經絡無不貫穿玲瓏真是不肯浪費筆墨

功名富貴四字是全書第一着眼處故開口卽叫破却只輕輕點逗以後千變萬化無非從此四個字現出地獄變相可謂一莖草化

丈六金身

穿濶衣戴高帽嘆黃河北流都是王元章本
傳內事用來都不着形跡

功名富貴人所必爭王元章不獨不要功名
富貴並且躲避功名富貴不獨王元章躲避
功名富貴元章之母亦生怕功名富貴嗚呼
是真其性與人殊歟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
原有一種不食烟火之人難與世間人同其
嗜好耳

翟買辦替時知縣辦事時知縣替危老師辦事各人辦各人的事元章非其注意之人也世有窮書生得納交于知縣諂諂然自謂人生得一知己死可不恨者安知其不因危老師而來也

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書中諸人之影子其所談論又是全部書中言辭之程式小小一段文字亦大有關係

學畫荷花便有雨鬢湖光一段將謫星辰便

有露涼夜靜一段文筆異樣烘染

秦老是極有性情的人却不讀書不做官而不
害其爲正人君子作者于此寄慨不少

儒林外史第一回

儒林外史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話說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有個鄉村叫做薛家集。這集上有百十來人家，都是務農爲業。村口一個觀音庵，殿宇三間之外，另還有十幾間空房子。後門臨著水次，這庵是十方的香火。這得一個和尚住集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這庵裏來同議。那時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時候。新年正月初八日，集上人約齊了都到庵裏來。

議鬧龍燈之事到了早飯時候爲頭的申祥甫帶了七八個人走了進來在殿上拜了佛和尚走來與諸位見節都還過了禮申祥甫發作和尚道和尚你新年新歲也該把菩薩面前香燭點勤些阿彌陀佛受了十方的錢鈔也要消受又叫諸位都來看看這琉璃燈內只得半琉璃油指著內中一個穿齊整些的老翁說道不論別人只這一位荀老爹三十晚裏還送了五十斤油與你白白給你炒菜吃全不敬佛和尚陪

著小心等他發作過了拏一把鉛壺撮了一把苦丁茶葉倒滿了水在火上燎的滾熱送與衆位吃荀老爹先開口道今年龍燈上廟我們戶下各家須出多少銀子申祥甫道且住等我親家來一同商議正說著外邊走進一個人來兩隻紅眼邊一副鍋鉄臉幾根黃鬍子歪戴著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簍一搬手裡拿著一根趕驢的鞭子走進門來和衆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舊

年新祭的總甲夏總甲坐在上席先吩咐和尚
道和尚把我的驢牽在後園槽上卸了鞍子將
些草喂的飽飽的我議完了事還要到縣門口
黃老爹家吃年酒去哩吩咐過了和尚把腿蹺
起一隻來自己拏拳頭在腰上只管捶捶著說
道俺如今到不如你們務農的快恬了想這新
年大節老爺衙門裏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帖
子來我怎好不去賀節每日騎着這個驢上縣
下鄉跑得昏頭暈腦打緊又被這瞎眼的亡人

在路上打个前失把我跌了下來跌的腰膀生疼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備了个豆腐飯邀請親家想是有事不得來了夏總甲道你還說哩從新年這七八日何曾得一个閒恨不得長出兩張嘴來還吃不退就像今日請我的黃老爹他就是老爺面前跼得起來的班頭他抬舉我我若不到不惹他怪申祥甫道西班牙黃老爹我聽見說他從年裡頭就是老爺差出去了他家又無兄弟兒子却是誰做主人夏總甲道你又

不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爹請李老爹家房子褊窄所以把席擺在黃老爹家大廳上說了半日纔講到龍燈上夏總甲道這樣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煩管了從前年年是我做頭衆人寫了功德賴着不拿出來不知累俺賠了多少况今年老爺衙門裏頭班句二班句西班句快班家家都興龍燈我料想看个不了那得功夫來看鄉裏這條把燈但你們說了一場我也少不得搭个分子任憑你們那一位做頭像

這荀老爹田地廣糧食又多叫他多出些你們各家照分子派這事就舞起來了衆人不敢違拗當下捺着姓荀的出了一半其餘衆戶也派了共二三兩銀子寫在紙上和尙捧出茶盤雲片糕紅棗和些瓜子豆付乾栗子雜色糖擺了兩桌尊夏老爹坐在首席斟上茶來申祥甫又說孩子大了今年要請一個先生就是這觀音庵裏做個學堂衆人道俺們也有好幾家孩子要上學只這申老爹的令郎就是夏老爹的令

婿夏老爹時刻有縣主老爺的牌票也要人認得字只是這個先生須是要城裏去請纔好夏總甲道先生倒有一個你道是誰就是咱衙門裏戶總科提控顧老相公家請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進年紀六十多歲前任老爺取過他個頭名却還不曾中過學顧老相公請他在家裏三個年頭他家顧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學和咱鎮上梅三相一齊中的那日從學裏師爺家迎了回來小舍人頭上戴著方巾身上披

着大紅紬騎着老爺柵子裏的馬大吹大打來到家門口俺合衙門的人都攔着街遞酒落後請將周先生來顧老相公親自奉他三杯尊在首席點了一本戲是梁灝八十歲中狀元的故事顧老相公爲這戲心裏還不大喜歡樂後戲文內唱到梁灝的學生却是十七八歲就中了狀元顧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兒子發兆方纔喜了你們若要先生俺替你把周先生請來衆人都說是好吃完了茶和尚又下了一筋牛肉麵

吃了各自散訖次日夏總甲果然替周先生說了每年館金十二兩銀子每日二分銀子在和尚家代飯約定燈節後下鄉正月二十開館到了十六日衆人將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備酒飯請了集上新進學的梅三相做陪客那梅玖戴着新方巾老早到了直到巳牌時候周先生纔來聽得門外狗叫申祥甫走出去迎了進來衆人看周進時頭戴一頂舊毡帽身穿元色紬舊直綴那右邊袖子同後邊坐處都破了腳下一

雙舊大紅紬鞋黑瘦面皮花白鬍子申祥甫拱
進堂屋梅玖方纔慢慢的立起來和他相見周
進就問此位相公是誰衆人道這是我們集上
在庠的梅相公周進聽了謙讓不肯僭梅玖作
揖梅玖道今日之事不同周進再三不肯衆人
道論年紀也是周先生長先生請老實些罷梅
玖回顧頭來向衆人道你衆位是不知道我們
學校規矩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只是
今日不同還是周長兄請上原來明朝士大夫

稱儒學生員叫做朋友稱童生是小友比如童
生進了學不怕十幾歲也稱爲老友若是不進
學就到八十歲也還稱小友就如女兒嫁人的
嫁時稱爲新娘後來稱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
娘了若是嫁與人家做妾就到頭髮白了還要
喚做新娘閒話休題周進因他說這樣話到不
同他讓了竟偕著他作了揖衆人都作過揖坐
下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裏有兩枚生紅棗其
餘都是清茶吃過了茶擺兩張桌子杯筋尊周

先生首席梅相公二席衆人序齒坐下斟上酒
來周進接酒在手向衆人謝了擾一飲而盡隨
卽每桌擺上八九个碗乃是豬頭肉公雞鯉魚
肚肺肝腸之類叫一聲請一齊舉筋却如風捲
殘雲一般早去了一半看那周先生時一筋也
不曾下申祥甫道今日先生爲甚麼不用肴饌
却不是上門怪人揀好的遞了過來周進攔住
道實不相瞞我學生是長齋衆人道這個倒失
于打點却不知先生因甚吃齋周進道只因當

年先母病中在觀音菩薩位下許的如今也吃過十幾年了梅玖道我因先生吃齋倒想起一個笑話是前日在城裏我那案伯顧老相公家聽見他說的有個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詩衆人都停了筋聽他念許他便念道獸一字秀才二字吃長齋三字鬍鬚滿腮四字經書不揭開五字紙筆自己安排六字明年不請我自來七字念罷說道像我這周長兄如此大才獸是不獸的了又掩著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吃長齋

鬚鬚滿腮竟被他說一个著說罷哈哈大笑衆人一齊笑起來周進不好意思申祥甫連忙斟一杯酒道梅三相該敬一杯顧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梅玖道我不知道該罰該罰但這個話不是爲周長兄他說明了是个秀才但這吃齋也是好事先年俺有一个母舅一口長齋後來進了學老師送了丁祭的胙肉來外祖母道丁祭肉若是不吃聖人就要計較了大則降災小則害病只得就開了齋俺這周長兄只

到今年秋祭少不得有胙肉送來不怕你不開
哩衆人說他發的利市好同斟一杯送與周先
生預賀把周先生臉上羞的紅一塊白一塊只
得承謝衆人將酒接在手裏厨下捧出湯點來
一大盤實心饅頭一盤油煎的杠子火燒衆人
道這點心是素的先生用幾個周進怕湯不潔
淨討了茶來喫點心內中一人問申祥甫道你
親家今日在那裏何不來陪先生坐坐申祥甫
道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吃酒去了又一个人道

李老爹這幾年在新任老翁手裏著實跑起來了怕不一年要尋千把銀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賭不如西班牙黃老爹當初也在這些事裏頑耍這幾年成了正果家裏房子蓋的像天宮一般好不熱鬧荀老爹向申祥甫道你親家自從當了門戶時運也算走順風再過兩年只怕也要弄到黃老爹的意思哩申祥甫道他也要算停當的了若想到黃老爹的地步只怕還有做幾年的夢梅相公正喫著火燒接口道做夢倒也

有些淮哩因問周進道長兄這些年考校可曾
得个甚麼夢兆周進道倒也沒有梅玖道就是
徼倖的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夢見在一个極
高的山上天上的日頭不差不錯端端正正掉
了下來壓在我頭上驚出一身的汗醒了摸一
摸頭就像還有些熱彼時不知甚麼原故如今
想來好不有準于是點心喫完又斟了一巡酒
直到上燈時候梅相公同衆人別了回去申祥
甫拿出一副藍布被褥送周先生到觀音庵歇

宿向和尚說定館地就在後門裏這兩間屋內
直到開館那日申祥甫同着衆人領了學生來
七長八短幾個孩子拜見先生衆人各自散了
周進上位教書晚間學生家去把各家贄見拆
開來看只有荀家是一錢銀子另有八分銀子
代茶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來
個錢的合攏了不勾一個月飯食周進一總包
了交與和尚收着再算那些孩子就像蠶牛一
般一時照顧不到就溜到外邊去打瓦踢球每

日淘氣不了周進只得捺定性子坐着教導不覺兩個多月天氣漸暖周進喫過午飯開了後門出來河沿上望望雖是鄉村地方河邊却也有幾樹桃花柳樹紅紅綠綠間雜好看了一回只見濛濛的細雨下將起來周進見下雨轉入門內望著雨下在河裏烟籠遠樹景致更妙這雨越下越大却見上流頭一隻船冒雨而來那船本不甚大又是蘆蓆篷所以怕雨將近河岸看時中艙坐著一個人船尾坐著兩個從人

船頭上放着一担食盒將到岸邊那人連呼船家泊船帶領從人走上岸來周進看那人時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緞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三絡髭鬚約有三十多歲光景走到門口與周進舉一舉手一直進來自已口裏說道原來是個學堂周進跟了進來作揖那人還了个半禮道你想就是先生了周進道正是那人問從者道和尚怎的不見說著和尚忙走了出來道原來是王大爹請坐僧人去烹茶來向著周進道這王

大爺就是前科新中的先生陪了坐著我去拏
茶那王舉人也不謙讓從人擺了一條檯子就
在上首坐了周進下面相陪王舉人道你這位
先生貴姓周進知他是个舉人便自稱道晚生
姓周王舉人道去年在誰家作館周進道在縣
門口顧老相公家王舉人道足下莫不是就在
我白老師王裏會考過一个案首的說這幾年
在顧二哥家做館不差不差周進道俺這顧東
家老先生也是相與的王舉人道顧二哥是俺

戶下冊書又是拜盟的好弟兄須臾和尚獻上
茶來喫了周進道老先生的硃卷是晚生熟讀
過的後面兩大股文章尤其精妙王舉人道那
兩股文章不是俺作的周進道老先生又過謙
了却是誰作的呢王舉人道雖不是我作的却
也不是人作的那時頭場初九日天色將晚第
一篇文章還不曾做完自己心裏疑惑說我平
日筆下最快今日如何遲了正想不出來不覺
磕睡上來伏着號板打一个盹只見五个青臉

的人跳進號來中間一人手裏拿着一枝大筆把俺頭上點了一點就跳出去了隨卽一個戴紗帽紅袍金帶的人揭簾子進來把俺拍了一下說道王公請起那時弟汗嚇了一跳通身冷醒轉來擎筆在手不知不覺寫了出來可見貢院裏鬼神是有的弟也曾把這話回稟過大主考座師座師就道弟該有鼎元之分正說得熱鬧一个小學生送倣來批周進叫他閣著王舉人道不妨你只管去批倣俺還有別的事周進

只得上位批倣王舉人吩咐家人道天已黑了
雨又不住你們把船上的食盒挑了上來叫和
尙拿升米倣飯船家叫他伺候着明日早走向
周進道我方纔上墳回來不想遇着雨耽閣一
夜說着就猛然回頭一眼看見那小學生的倣
紙上的名字是荀玫不覺就喫了一驚一會兒
咂嘴弄唇的臉上做出許多怪物像周進又不
好問他批完了倣依舊陪他坐着他就問道方
纔這小學生幾歲了周進道他纔七歲王舉人

道是今年纔開蒙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周進道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開蒙的時候他父親央及集上新進梅朋友替他起名梅朋友說自己已的名字叫做玖也替他起个王傍的名字發發兆將來好同他一樣的意思王舉人笑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弟今年正月初一日夢見看會試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說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玖弟正疑惑我縣裏沒有這一個姓荀的孝廉誰知竟同着這個小學生

的名字難道和他同榜不成說罷就哈哈大笑
起來道可見夢作不得准況且功名大事總以
文章爲主那裏有甚麼鬼神周進道老先生夢
也竟有準的前日晚生初來會著集上梅朋友
他說也是正月初一日夢見一个大紅日頭落
在他頭上他這年就飛黃騰達的王舉人道這
話更作不得準了比如他進過學就有日頭落
在他頭上像我這發過的不該連天都掉下來
是俺頂着的了彼此說着閒話掌上燈燭管家

捧上酒飯雞魚鴨肉堆滿春臺王舉人也不讓周進自己坐著喫了收下碗去落後和尚送出周進的飯來一碟老菜葉一壺熱水周進也喫了叫了安置各自歇宿次早天色已晴王舉人起來洗了臉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周進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自這一番之後薛家集的人都曉得荀家孩子是縣裏王舉人的進士同年傳爲笑話這些同學的孩子趕着他就不

叫荀玫了都叫他荀進士各家父兄聽見這話都各不平偏要在荀老翁跟前恭喜說他是个封翁太老爺把个荀老爹氣得有口難分申祥甫背地裏又向衆人道那里是王舉人親口說這番話這就是周先生看見我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幾個錢捏造出這話來奉承他圖他个逢時遇節他家多送兩個盒子俺前日聽見說荀家炒了些麵筋豆腐干送在庵裏又送了幾回饅頭火燒就是這些原故了衆人都不喜歡

以此周進安身不牢因是礙着夏總甲的面皮
不好辭他將就混了一年後來夏總甲也嫌他
猷頭猷惱不知道常來承謝由着衆人把周進
辭了來家那年却失了館在家日食艱難一日
他姊丈金有餘來看他勸道老舅莫怪我說你
這讀書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難了人生世上
難得的是這碗現成飯只管根不根莠不莠的
到幾時我如今同了幾大本錢的人到省城
去買貨差一個記賬的人你不如同我們去走

走你又孤身一人在客夥內還是少了你喫的穿的周進聽了這話自己想癱子掉在井裏撈起來也是坐有甚虧負我隨即應允了金有餘擇个吉日同一夥客人起身來到省城襍貨行裡住下周進無事閒着街上走走看見紛紛的工匠都說是修理貢院周進跟到貢院門口想挨進去看被看門的大鞭子打了出來晚間向姐夫說要去看金有餘只得用了幾個小錢一夥客人都同了去看又央及行主人領着

行主人走進頭門用了錢的並無攔阻到了龍門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這是相公們進的門了進去兩邊號房門行主人指道這是天字號了你自進去看看周進一進了號見兩塊號板擺的齊齊整整不覺眼睛裡一陣酸酸的長嘆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殭殭不醒人事只因這一死有分教累年蹭蹬忽然際會風雲終歲淒涼竟得高懸月旦未知周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功名富貴四字是此書之大主腦作者不惜
千變萬化以寫之起首不寫王侯將相却先
寫一夏總甲夫總甲是何功名是何富貴而
彼意氣揚揚欣然自得頗有官到尙書吏到
都的景象牟尼之所謂三千大千世界莊子
所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文筆
之妙乃至於此

梅三相顧影自憐得意極矣不知天地間又
有王太爺在甚矣功名富貴寧有等級耶

場中鬼跳是假夢荀攸同榜乃真夢也偏于假夢說得鑿鑿可據轉以真夢爲不足信活活寫出妄庸子心術性情

周進乃一老腐迂儒觀其胷中只知喫觀音齋念念王舉人的墨卷則此外一無所有可知矣

從喫齋引出做梦又以梅玖之夢掩映王惠之夢文章羅絡勾聯有五花八門之妙

書中並無黃老爹李老爹顧老相公也者據

諸人口中津津言之若實有其人在者然非
深于史記筆法者未易辦此

金有餘云人生在世難得的是一碗現成飯
此語能令千古英雄豪傑同聲一哭蓋不獨
吹簫之大夫垂釣之王孫爲淒涼獨絕人也
到省買貨極尋常之事偏偏遇着修理貢院
何其情事逼真乃爾

儒林外史第二回